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狃目前者之所卹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繼悉備具而除盜賊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

聖王之民不餒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群不逞之徒鉤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偫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東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

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篾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

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
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
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句月責州郡豐歉之
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
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
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
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
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
救荒而非所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裘
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況饑者嗷嗷以待
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
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
死耳與其坐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
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棼棼不可遏
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
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

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敘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畔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爲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詘矣而齎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昔

人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竊妄論今之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有四輒畫一以獻巢稍爲苴補一曰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而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曠土蘇軾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誠求而勞來督責之草萊盡闢游惰有歸近不廢

可耕之田遠可蠲難繼之餉居可爲後出可爲兵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肩摩袂錯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已敝且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者皆病也臣以爲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二曰議關稅國初有商榷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賚予之需

取給別孔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
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又主者裒歲入金錢易
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曾屢改折
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偫殫竭臣以爲宜從
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鍰　國朝
諸司舊有贖鍰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
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
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若問餽之資而已
近旱荒半於海內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也蓋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
吏職稍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
靡耳臣欲申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
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
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恩
漏者聽人察舉必法毋貸庶官邪可清而國亦少
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
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
內帑自俸給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　御

用蓋通融舒縮期於濟國而止非獨爲內設也比復益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厝手唯　皇上沛然盡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　皇上以內帑之財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炎漢少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寔備非常軍興賞賚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　皇上聰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卽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消消不塞將爲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所出與水實漏卮何異況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卽選桑孔之儔授之握筭無能爲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庫旗校勇力名

存實亡虛糜廩餼獨不可覈乎曩金陵藁杭間有織造今靡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機杼不可輟其役乎歲賚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日引月長虧國計啓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紈綺之子尋常斂散略不厝意及朋儔臧獲蠹蝕殆半一旦覺窘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也衛文公當小國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厲洗滌卒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　皇上全盛之天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爲贏易弱以強無是理也惟加意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没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懿　熙　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于　高廟本

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跖蹻亦書寒族雖夷鰌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　累朝實錄稟于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塗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于纂修無益有損況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繙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稡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　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爲備國初　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　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考解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益棼棼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

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　聖心者故爲分爲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　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群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　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　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　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　高皇帝配歲首仍祀　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　大饗殿舉於季秋儗古明

所賞齋　卷之六

堂而奉　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爲備且當而　聖心所未究且豐豐乎不盡復三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

愚以爲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毋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爲父母

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洊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秉禮之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既鑿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

則憂彌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懥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遡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其礙日感日應而汎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發性眞也故繇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卽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矣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群情盡亾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

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亾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

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
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必求稱之材適士
也而冒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爲卿必顛
譬若以儋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況夫舉
無之焉而以據高位者乎悲得不廩廩哉古者於
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
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趙挈餅小夫皆可擔爵析圭
以恣唯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
仁不足爲君子獨義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
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緼食疏槁於巖壑者吾未
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時規

焦氏澹園集卷之七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乃恒言以社稷臣爲重何也漢人態臣簒臣功臣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漢武帝目汲黯爲社稷臣而驅策羣材謂爲各當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

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繇之則勝不繇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固也而歐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束坑卒長平固也而不按陣圖者何以郤金人之

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隲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卜所存焉

問滇南自漢士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迭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寧頼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眷眷苦多事則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貯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筴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

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鷁之異而以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烏燕鬬而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洊臻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脩行弭災之道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來中外瓜分某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渠於京師者有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又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蓋僻郡窮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春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曠齊魯河南北廣袤平衍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于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土爲饒不則填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病

今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瀦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觀經濟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幷質其子者

夫賦斂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之約而今邊城緩帶父老咽哺非便計乎胡以有遺議也自餘籌策紛紜自許畫然或謂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酋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疇曩所定八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虜庭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貿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

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品隲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黨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伾文僨誼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膺滂之名其利甚羶其塗甚徑非敺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也茲欲渙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蕩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盡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

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遯跡其於摧強恤小幾無遺憾乃議者棼棼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篡人國衆未服得無慮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聲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糜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識者謂醜夷欲藉封號聾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即朝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荅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大化者何以見其然也頃白梦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名遍知者駕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銓擇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莊然失對而
輒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窺也夫聖言譬之海也
唯其所取苟繡其聾帨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
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
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
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
舜之用人圖治孳孳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
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
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
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
于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
有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皆近于有爲顧成敗頓
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
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
　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于古何當
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
至于廢墜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
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

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與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隲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儆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幷伐其善非也顧避誹謗而忘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驚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邴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遐也攷二子爲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茍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與凌跨之風徵揖讓之路遂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筴宜若易然若夫軍書

狎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膽智無
繇矣古謀臣筴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即近事
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勍敵之當先或
筴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
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游
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
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
出之卒以讐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
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數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
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天授
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　聖明在
御方內乂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
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
之願悉意以對即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
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
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

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郭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燊燊知其爲鼷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僕曩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蠶枯桑知以蜀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國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名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爲長策

歟漕若河非兩事也弟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徵獨
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填無窮之壑
所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
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
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嬋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
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衆興營田而省
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濶於
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
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焦氏澹園集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宏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
符萬形攸始橐籥人倫百工咸紀遊泳恬漠合體
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
寸爲鑪陶冶鉅曲誰持道筌以闚玅門坐令塵滓
淪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眞斯悟曾參以濯顏氏始
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蟄運之若環莫知

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玅敬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宗手勒銘幷瓢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頹垣廢井之間其離也似神劒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自聖眞寖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纘承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興眞儒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涂異而驅之咸可適國攘

枏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灑
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爲扣寂
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爲窾言則餘干之質行
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爲寡用
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
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　眞人御宇冀勸
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
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敬爲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塗其歸既同曷論厥初矯矯河
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瑰柄國以正亦有餘干先民
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
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玅門不有新建
孰開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
轍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靡白
非玄卽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
管可覩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矧乃世名佛本無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巔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難相糾纏空山冥冥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雩之游登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若民之所共推者也至其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暉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頎盡美且鬈其托者賈而衣則儒既不欲語人於饔牖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覩其饒者疑爲洛下之筭而攷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江彪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溷跡於鴟夷也邪

華中翰芝臺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

被服之儼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
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
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
其爲人始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眉龐然舞雩而風蓋嘗涉
秩圃以沿洞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嶷
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曄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
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

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覩之內或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覩之內或
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
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
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刹衆即彈指頃具
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晨開月面澄華金雲夜敞
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
佛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

若覩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輒抒愚管聊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卽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羣迷復現重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然無所動卽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今深達眞實空知此色相體淸淨願以廻向塵沙衆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乘笨適市遺榮合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林木疇其相之內德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然三載式是墓廬古今流聲粵弟若孝仰止家風是則是效

墨菴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丘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壑五山

巨壑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鼇背擎之大地現前一念還眞清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焉常虛疇能演之載茗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象所祖天苞欲開地符斯吐如棊斯布道乃有常君子則之立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鼓默瑟方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惟默與恭契希夷列星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嵬峩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壁說法熾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以默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遍下國也熏兮其解慍者　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曾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烟紫雲霏微黼黻　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君翰舒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焦氏澹園集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王辰科作

伏以闢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材彌綸大化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解澤洊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

人心教化之衰繇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廣庭之大對于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尤褒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粃之在前御筆親題驚覩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鞶帶之華寶鏹均霑樽罍狎至坐飫八珍之品兇分九府之藏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鵾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鷙累百數而不如鶚願

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荅高深之造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摹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蓍蔡蓋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纘承尤切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于二史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
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
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
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
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
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
寔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
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
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韋竹蜚烟聽聲于筆
陣芸蓀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
之媿拂塵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
觀稍爲　睿哲登閎之助敢呈御覽附進瞽言惟
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于　世廟顧其智
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
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晰
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
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启佑百千萬載之盛伏

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
允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　祖
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
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烽間疎經籍顧
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
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資道揆
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寸陰之可惜殫精乙夜
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眞布在方策而千古廢
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啓
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
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
必晉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
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
之書已兗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
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

招文學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
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牧之
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退者學可忘
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
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
忘先哲不以爲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
易侮無以歲月爲可玩而不寶居諸無以盛明爲
可常而自生滿假緜微至著從古迨今皆備載於
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

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
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
專不遺采菲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
爰比韋弦之助臣心不朽王業無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

啓

脩應天府學與按臺啓 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黌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曾是　高皇之太學睠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頹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封疆誤屬於伏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脩從多士

再三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宏開欲聳賢關之耳目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甫輟席前之對來裁柱後之冠善政欲布于東南先聲已動乎逢掖輒代喁喁之衆少陳瑣瑣之辭所冀率後來之英共登爽塏捐不費之惠無事徵科非徒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杞梓楩柟之用某無任顒仰之至

謝周王啓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簉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厠曳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惟　殿下擅河間之大雅摛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遇不遺乎下士纍纍官宴饌玉羅珍鵲鵲仙韶敲金戛石錫之佳篚況披菟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

拔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載脩於燕喜敢仰瀆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得人爲最頃自學疎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佻浮脩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鈎深而寔謬於理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内如波斯頹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爲能物有生而咸遂至于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意在尊經將廻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鑿鑿乎粟帛之用斯謂眞才況炳炳然日星之垂有如　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茲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踊躍悉入陶鎔蓋元老廟堂夙秉中行之尚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觀師門成就之恩深化冶幹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颸嶠廓當烟霞名我之時玉絃燕閒又文

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櫺花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辭曳屨五雲縹緲庶瞻躔極之三台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眞朗徹地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兩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閎夭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紬疏通知遠之書以絡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博採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爲席上之珍鵬摶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人愧糠粃之在前喜封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

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層霄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屭起而帶山虎坐南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茗苒盈條觀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汎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貴止豈獨解顏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轅之過影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荅周襄陽啓

伏以鄉風有日脩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棲連陰梓里況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也孔嘉辭無不腆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製錦未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抒竿牘惟以時而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叙

荅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腆幣兼辱良書覩訓敕之丁寧知愛助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況險阻艱難之備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州之側再試牛刀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奉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氷蘗願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先輩啟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幸追乎先達冀瞻矩範敢迓輶軒恭惟門下清規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涉俯慙末學亦厠英游短翮朋飛附翼層霄之上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履非遙傾心自切諏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顧隨

珮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顒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紓選於英賢九職頒司宜眞除於亞旅士林聳望從臺增華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眞練達本朝之舊章學能探賾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芘於周南版部輶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而儲侍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洊更之後非雅望力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名行別迓於寵靈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荅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特厚白巖分牧乃漸遠於令儀赤牘無階因自疎於常禮徒極高山之詠敢承褒衮之榮恭惟門下質行擅珪璋之美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暫試乎牛刀萬里終騫於鵬翼寵靈交至風問日隆詎謂

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賜幣獎以溫詞仰銜眷注之深彌重疎頑之愧末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材還居機要令茅茹之援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顒望之至

答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闕子靜之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欲緘問而未皇豈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膺虞敏器範恬夷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榮澤之要地寔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製錦既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挹損之深彌重遷疎之愧伏冀慰人瞻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良時益暢庶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敷叙莫殫

答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巖瞻之仰敢屢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

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既
特書於課最嵬峩魏闕計高步於禁塗蘭臺薇省
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某久阻
風期時霑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
戢盈懷指陳奚喻

答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于三年覩懽聲
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秩行備一身昔彥璋料
事特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
遠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蓋獄訟征
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
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既最于名都獻納論思
位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于懦衷暑
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答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榮戟一臨邇遐胥
慶恭惟門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
數計而龜卜富之問學日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

藉其拊循兩粤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
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
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即歸班於法從某鄉
風有目脩問無階覩前後之奉　主恩知繇特簡
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牋荷謙施之相先激感
悰而無已

答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
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
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
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墜載典豈弟
之謠王曰遄歸即遒弼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
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懦衷而愧甚冀益調於茵
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叙

答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祥刑逮下覩茂績之有
成正色立朝計遒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遽辱名牋
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既掞裁

答鄭蒼梧啓

日暌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邁志節清脩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廻銅柱坐覩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上考以表中朝某脩問未遑荷知最久民之攸堅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計鳴玉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答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稱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敢勤緘問兼況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眞之作用唯微言之寖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高間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覩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既

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察三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寔資於論列風聲鯁峭行開白獸之樽諫墨縱橫備著皁囊之疏乃酬久次豈曰姝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即弼相江之五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願聞緒論其爲依向未易殫裁

荅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

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瞻依形愛意之拊循枉題評之奬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同時四牡遄歸及高堂之請老言離鳳掖日對鯉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爲畫錦之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三最優勤雖漢恩之亟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爲疏傅之淹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既掞裁

荅鄭蒼梧啓

日暌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締縟旨之勤拳若清徽之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脩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廻銅柱坐覩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上考以表中朝某脩問未遑荷知最久民之攸塈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計鳴玉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荅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緘問兼況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眞之作用唯微言之寖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高間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覩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既

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教人至延平而隱頃陳王因而立論遡孔氏以來戶牖家傳雖人誇其握壁白棼童習竟罔悟於迷津意汲汲以使淳疇冥而見曉撫牙弦於流水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荊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鉤深六秩闚見天人之交坐令德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玅直涉聖涯託於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瞶眊於京塵俾心目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橐鞬小草向榮披懇幅之誠喻言莫究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

答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卓然名世之材久蘊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銓世傳周澤之風規人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

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之重地近覩黃河之汎濫遠而赤魄之頻仍瘠滿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春棨戟遙臨旄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懽悰梓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和門甫屆辱飛示於緘書氣序漸和拊循多暇冀慎寢饗之節行參廊廟之崇僕無任顒仰之至

答儲鄱陽啓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襏坐麾百里乃茂最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以敦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閎深材猶通敏雲烝霧潤赤子爲之歸心雷厲風行老吏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占美政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名節比及三年宜膺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遥仰餘風聊同輿誦之言少答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既敷宣

答金樂平啓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蒞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煩頤指之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達寔爲廊廟璠璵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澹浦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遙豈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過優尤匪榛菅之稱感怍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啓以謝不宣

答程節推啓

伏以稷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拔跡忻報政之有期辱戩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器資膚碩天韻崇茲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悃幅無華眞兩漢循良之選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人自不冤安得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衆望之有歸瓠水持平共覩星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即看雲接於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美政歲歷三而計吏驚茂

譽之洊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爲企仰莫究揆裁

答劉宣城啓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同籍之前期占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遽辱華牋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而爲用遂擅一時有聞無聲夙負圭璋顯印之望隨施輒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徒之初聊爲莞爾牛刀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家所以課功而　主上于焉注意況盧坦之爲令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名節自天而下某自悵盍簪之未卜喜聞報政之有期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之私序言莫既

奉范座師啓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驩劇負牆

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蘀琳瑯之貴作爲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霄之去尺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遥心懸鶴髮省覲少紆于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璧津山水之間知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繽紛錦席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翻其五色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算洊增於甲子續益部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枌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材在權度錙銖之内豕苓雞壅幸勤藥籠之收蠢臂鼠肝敢忘化鑪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腆之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考更觀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既

荅衛工部啓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鑾和隨動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雞壺乃得君重使若予工方上簡於　舜咨輒遄臨於禹會匪但流餞

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使頃學邸弘開於　東駕而書帷誤點以下材高帝子孫自是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實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寵勉之難敢辱眷勤之況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昔之巨公暨楊冏卿時之碩士咸自權關而發軔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各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嗇其餘悃愊未易揆裁

苔譚巡撫送川扇啓

伏審封奄四履播闓澤於閭閻惠重五明分清涼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之班國有蔽棠之蹟遡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奇而絕擬　帝思南劒之最重乃俾元戎而啓行豈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衆一屬戡夷頃爰新簉之上呈不靳餘波之旁及雪楮霜筠巧裁蜀匠金泥銀鈸價倍齊紈愧蹇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

況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噓願廣仁風盡埽一方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揆裁

二

闓制夙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月之輝手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略之贍劾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勒茂功五明九華顧來新貺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佩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揯莫辭炎熾於鑪錘華貺三施又布清涼於掌握銜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謦謦士之楷模堂堂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翁與齊魯之風廉范詠袴襦之政叱馭而忠臣著選材而樂職揚蓋盡揜於前規計卽承乎　新眷乃若同心之什襲奚啻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精色映鬱金之塋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

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未易掞裁

荅張內黃求學記啓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善之規矧牋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孰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哀哀耋耄之儔獨厲青

青衿佩之慮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濟時學能稽古既据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搆乎宮牆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挈餅僅供覆醢勒諸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多儀於幣帛形紗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啻枌榆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掞裁

請新狀元啓

南宮薦士覩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座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贍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果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廿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繼苹野以升歌比櫻桃而開宴名先鴈塔佇觀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顒望莫既掞裁

乞致仕啓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洊增業馳驅之難效豈宜塵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疎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罟擭之危機幸賴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寄亦非輕倘可竭其涓埃敢少分於中外茀薾然暮齒攖以沈疴老以困而益衰力不前而難強況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帷而鳧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輙

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轉達庶蒙葺朽
質獲安環堵之居即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澤其
爲感幸未易揆裁

荅錢知州啓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魯諸儒之稽古以飾政
刑漢循吏之近民寔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
憐遷客之難前曲賜栩存遠頒教札伏念某昧於
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浸成於忤物乃
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囘於
上意磨鈆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
越況與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
尤爲上願顧沈寃浸劇寵勉莫能敗種焦牙歎吹
噓之靡及驁駘下駟縱前剪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
之別楮伏望察某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閔其力
難於勉強蓋迫衰殘宥此冒干俯從私願物還其
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
以往莫知所言

荅歐陽氏婚啓

執友無堪久慙倚玉連姻有約忽冒采葑薄材積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削牘締百年之永好宴二姓之夙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方之雍穆矧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富之勛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還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貴之儀物申以醪牽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揩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允某荷肇講於新盟當彌敦於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裁

答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塗顧此閭閻已稔風聲而胥服有如衿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荷良書之遠及恭惟門下清標嶽峙輿學淵泓鸑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鳳儀詞苑文章無讓於昔人凜然形蹇諤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清之餘力運其興起之妙機鼓舞羣才俄頃悉霑

乎春雨銓衡衆秩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窺入彀之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青雲豈徒回軋茁之奇陶鎔文體實以冀棟梁之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望掄文銀管已幸觀北海之端接武　金鑾即覩遒西清之席其餘瞻向莫既掞裁

賀王殿學生日啓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上大年之祝門屏交慶朝野歸心恭惟閣下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　主上諒其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蒼生而起勉酬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遽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澹泊身寔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整頓乾坤之手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彝鶴算定緜於箕翼坐閱熙明之盛事益垂平格之令名周拜前魯拜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帝尹格天續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樗櫟散材門墻末品方一人修三老之問肇舉上儀

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揆裁

賀申殿學生日啓

伏審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舉懸弧之勝會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壽豈之祥在於庇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升華於衮路清規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逮辭寵利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頃始開於七袠寔豫兆於千齡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閒揮漢殿之金笑對謝庭之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地上之仙奚啻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躋斯世於仁壽致吾　君於唐虞某樗櫟散材門闌舊物缾罍量溢愧久負於吹噓橐籥恩深詎敢忘於荷戴敬托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

懷掞裁莫盡

答朱日照啓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新遽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端亮才力恢閎粤海澄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膏所燭共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節於花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屈臨百里之間寔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昔孺今矜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掞裁莫既

答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臺飴申之嘉幣建以好音自顧庸虛秖深慙感恭惟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既愷悌以宜民更儒雅而飾吏風譽夙高於劇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間煩重壘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問祇服寵光廢弟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名伯
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既

荅郤都諫請會講齋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
席之餘拜命則嘉捐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
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
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
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蓍蔡名
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
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
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招諸劣俾與
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
並遊於英俊頗嘗拧思於道眞嗟識見之甚卑復
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
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
稍裨於大道冀仰荅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籠阜中經誕惟瞽宗之祠雅稱仙靈之宅嗣恢堂搆益廣淵源我　天臺夫子以龍德而作人擁皐比而論道化雨均霑乎遠近仁風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儀刑具在乃眷眞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同心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

青山作自然之丹艧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而事成勝據一方幸舉目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堂覺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肇舉願相索綯之力聊賡擊壤之歌

拋梁東英才濟濟盡帡幪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杲日正當空

拋梁南碧鬼朱甍霄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潛從月窟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蔭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滄海卽涔蹄

拋梁北數仞宮墻攀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蹌山靈自此增新色

拋梁上青霄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槃用之抗手爲卿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萬古同長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師道立而善人多聞風者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而去無邪無曲洞開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萬間之廣厦皇風鼓嚮道脉光亨

送陸都閫帳詞　并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輦之履絇受命方新秉海邦之節鉞雖甲兵之問久徹警於九重而帷幄之籌自折衝於千里風行邊瑣喜動簪紳恭惟大都閫陸公材閎天賦望峻地高以鸑峙鸞翔之學而錫巍科固已冠韋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之姿而應期運尤足壯樞機決勝之謀幾沉三畧六韜望重萬鈞九鼎方便蕃於寵渥宜馳騁乎事功擒巨寇於孟河勛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大河之倭奴弭昌國之鹽盜既使錢流於地上復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眞州號令一新乎禁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萬兵鎮壓江山身作金城之千里因比閭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栖居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尚何憂於江左乃重

劉河之託益隆遊擊之權豈眷顧周行見大夫無
可使者遂儀圖宿望一敵國爲之隱然不妨玉節
之遥臨敬覩金甌之有命虜在目中久矣繼今新
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措攘夷之筴礫鼠
輩而尸諸市智略縱橫肅佩犢而畀之畊規模清
簡顧我難借寇之舉徒臨行贈繞朝之鞭悵大旆
之遄征秩初筵以爲餞珠簾捲蒼猊繡幄圍春衰柳
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袞袞泛不盡之恩波其
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接九河之雄辯激昂懦氣

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曾同執筆草
破賊之檄書欲寬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
醽酒江干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
邊琱弓青雀尾錦帽碧油前莫用臨行同惜別功
名不爲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凱歌歸玉帳重聽
聖朝宣　臨江仙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　并序

伏以詔下法宮寵分帥閫地肺帶江山之勝人方
重于中樞天目崇筵鈐之司　帝又煩於外補禮

隆推轂情切攀轅恭惟大總戎侯公閫下氣槩沈
雄機謀明決好時經武實能畫而能兵營平奏章
幾立功而立論勳伐高于羣辟聲名動乎一時始
蒞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棨戟迴翔于瘴嶺風
猷彈壓乎狼山遐邇相安封疆荐歷屢臨鉞鎮借
六纛以蕃宣一踐斗樞載轄五兵於宥密信臣精卒
允資拱扈之親虎踞龍蟠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
疊草木光華睠兩浙之要衝寔一方之鉅鎮疆連
甌越外如脣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無
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
東道悍俗方更而未固驕騎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已
試之良曷飭不虞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渤河左
海而格師戎乘以先啓行徒豹尾鸞旗而建節千
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其等久託門墻
親承謦欬窮年吹律已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
會使頑金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
聊寄謳吟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
虹等閒倚檻舒嘯輕浪無舞廻風揮手高城四望雲

裏白門烏榜功業更誰同疊鼓鬧清曉千騎引雕弓武林外西湖上瑞烟濃平生豪氣飛動談笑淨胡戎今日樽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歸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 水調歌頭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一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二

書

荅耿師

差人到得領教尺爲慰承諭學術至今貿亂已極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貿亂大抵志不眞識不高也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眞求盡性至命之心秪蘄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塗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猝遇一二明者扣以安身立命一着輒展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

照囘允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示剛愎其剛愎也適以爲拒善之藩其疑阻則憒憒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今之談學者偃然自命爲知性矣然非實能知也中能無疑乎未能無疑也而強以欺人愚不肖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已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某

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耳未嘗謂善可爲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是無我無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也乃子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

者既不能契其玅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
柰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
行邪說不熾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擅倫物之矩
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闢邪說
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譯異編領悉
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荅耿師

士龍遞至手書知奉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
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眞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
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
考梦議論爲短長第乘人而鬬其捷哉佛雖晚出
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都儒書具之矣
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
云者非機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無
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
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
者不察而猥以微言與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

近世談學者既不足以知此卽吾師所舉學佛數公皆未能稍窺其藩況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何時合幷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答耿師

昨姜司寇公逅至手札幷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敢私布之以求正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約旨徼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眞如生滅二門未達眞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卽生滅而證眞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

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拈事以爲空事即空不滅情以求性情即性此梵學之玅孔學之玅而吾心性之玅也總之非梵學之玅孔學之玅也此即謂之玄機而舍帖身無玄機此即謂之徼旨而舍就事無徼旨恐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訶也豈佛各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生滅之見纏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

未之追竊以爲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弟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即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爲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爲眞飽即人目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嚌其胾不至楊腹立斃者幾希譯異編語錄共二冊悉有鄙見箋注其上幷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瞻奉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快
快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
不敢虛也輒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
棼紜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
者于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
銜勒即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
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
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於支派
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蓋
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何者人
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尚破疑
城即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幸丈
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蔽既徹羣疑盡
亡到此方爲眞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
矣復所先生方相朝夕自能爲丈悉之亦不俟喋
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答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慰狂

獧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爲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獧襟期正與相反只眞僞二言足以定之大氐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獧猶虎其卓犖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狐也狐肖人之形不能辨其狐而反爲所惑至一逢狂獧衆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獧之一節即爲孔孟所印可矣即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狂獧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也中行如顏子一間未達者也達之則聖矣狂之高明獧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鵷雛之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日仰鑽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以踽踽凉凉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

不知學之宗趣而以此爲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已事日梦梦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爲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間惟努力自愛不盡

荅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彖一書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任歎服久聞易學一派流傳蜀中頃爲纂脩事盡緡后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產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已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未段言　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玅却成兩截語矣柳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

老師憂世之心其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冗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臨楮神往

答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卽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已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至老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寔始孔子而學也者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既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既壞之而復脩之之謂也故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之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

之令其一覺悟間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脩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咈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遣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鬼當時之人有判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無困於心而自得之而爲一而解者反岐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眞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景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並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豈不悖哉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與玅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卽心卽佛雖甚捷徑然屏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教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卽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

以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已卽孝弟卽堯舜與卽心卽佛體非二說蓋人心一物而皆其名耳誠因其名以造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舍人倫物理無復有所謂良知卽欲屏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具之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眞而釋氏直指人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於此得力推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

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棼觸途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于心而不可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爲分別乎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理也以淨飯王爲父以羅睺羅爲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

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取醫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眞體耳至下手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恕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囘也三月不違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四勿之功果相同耶孟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抑與四勿相發明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

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于已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顏子以克已正於此處一刀兩斷當體消融則已克已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顏之學只是禮之爲體認得精認得旣精則眞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幾者動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卽能知之能克之也若待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措手不及卽果如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慾欲不行者耳何以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諭云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是也但所謂主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以主之苟我有以主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知直內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正言心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玅如此非貴操而賤舍也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

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躭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實理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顧舍此而求彼何也又有取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之體束縛之若牛羊然此于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諭云躭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虛矣則長生者何物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之謬也昔人云黃老悲世人貪着故以長生之說

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人之怖
死也故以出離生死引之既聞道則知我本無死
老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既聞道則
知我自長生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死而不
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
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
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
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
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
則聲臭且無何壽夭之可言乎天壽既無何貳之
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聖人無死地故
可以死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徇生執有者倫
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騁無益之求
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
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耳然則聖人之盡性
至命即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答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箇有且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死之念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乃脩玄玄脩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

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弟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脊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秖是直上去如

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彝倫都消煞得盡然後
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
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氏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
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
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
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
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
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澄滓便渾化是也存
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淳之
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係任之說是否曰古德
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

髮胡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
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
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
老聃至西戎而效狨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
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
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僧
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埽應
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
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
家而顧遏雜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
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
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
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
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
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贓證
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

及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宜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諏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

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幼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炎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穀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梯縗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

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爰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